

孤单的少校

薛涛 著

左岸太阳 右岸月亮
兄弟连
小行星与银河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

孤
的
少

单
校

GUDAN
DE
SHAOXIAO

薛 涛 著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单的少校 / 薛涛著. — 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5448-5563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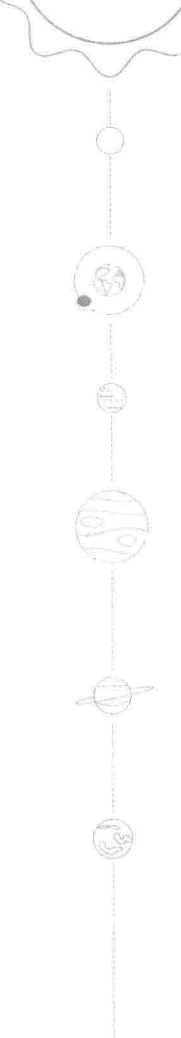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孤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9592号

责任编辑: 周 锦 文字编辑: 孔 倩 美术编辑: 王 叙
封面设计: 王 叙 责任校对: 贾玲云 杜伟娜 王 静 责任监印: 张昌舒
社长: 黄 俭 总编辑: 白 冰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 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
电话: 010-65546561(发行部) 传真: 010-65545210(发行部)
<http://www.jielibj.com> E-mail: jieli@jielibook.com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制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19.5 字数: 265千字
版次: 2018年4月第1版 印次: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00 001—10 000册 定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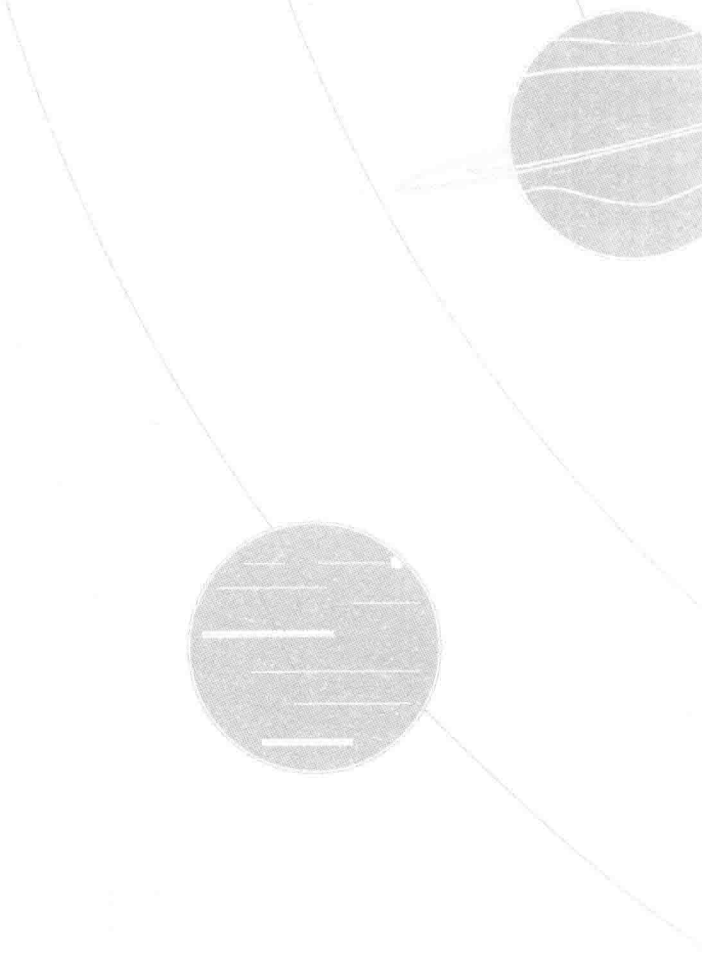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

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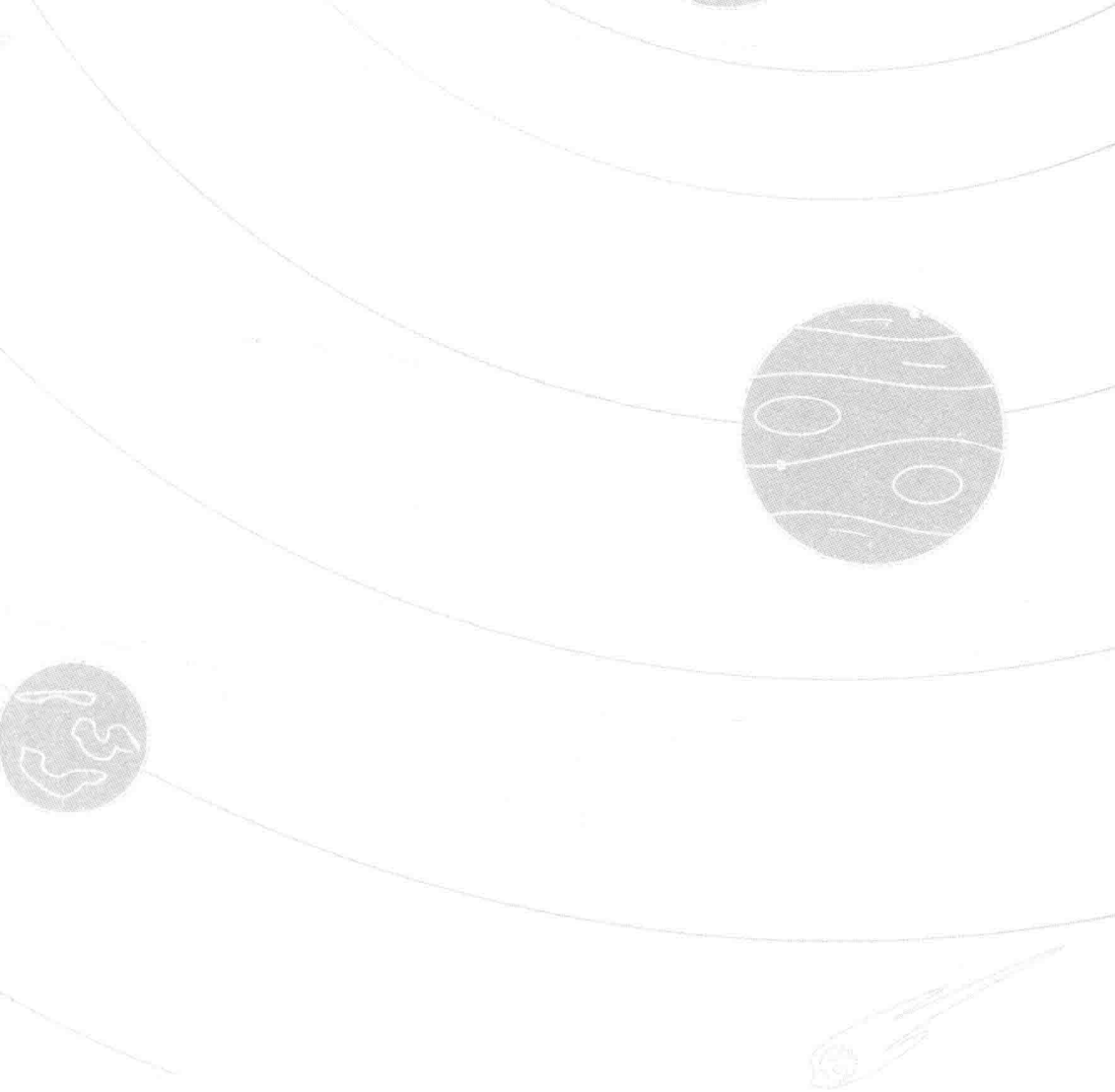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左岸太阳 右岸月亮

- 第〇章 前面的故事 · 003
- 第一章 乒乓的坎坷 · 013
- 第二章 大战前夕 · 024
- 第三章 宣战书 · 035
- 第四章 少校疯狂 · 048
- 第五章 备战 · 064
- 第六章 谷仓怎么走 · 078
- 第七章 叛徒 · 092



二、兄弟连

- 第一章 飞鹅的二十秒 · 111
- 第二章 谈判 · 127
- 第三章 盟军 · 138
- 第四章 “三国演义” · 153
- 第五章 巧遇 · 170
- 第六章 巨鸟来袭 · 177
- 第七章 家庭生活指南 · 192
- 第八章 试飞前夜 · 198



三、小行星与银河

- 第〇章 传说与星图 · 207
- 第一章 迷踪 · 209
- 第二章 记一次空袭 · 220
- 第三章 树屋 · 225
- 第四章 长白狼 · 237
- 第五章 银河之夜 · 250
- 第六章 从前的狼与现在的狼 · 273
- 第七章 混战 · 282
- 第八章 野鸭群 · 292

一、左岸太阳 右岸月亮

少校扬言，山顶木屋是他的，早一天晚一天的事。听听，少校多狂。

这个时候，我做什么都是多余的。我摆弄着手里的刀，怎么看都不够锋利。没办法，木质的武器怎么磨也不够锋利。一个电视节目介绍非洲人使用的木刀，说非常锋利，能轻松割开牛皮。我不信，你再锋利能割断铁丝吗？

我连续三天梦见跟一条瘸狼搏斗，我怀疑这条瘸狼就是少校。天天做这样的梦，我也够变态了。

少校还在愤愤不平。

我这才说道：“木屋是我们的大本营，你夺不走。谁是熊包这不是明摆着吗？”

少校不再啰唆，召集他的残兵败将下山。临走也不忘扔下一句豪言壮语：“走着瞧！”

这是少校的第五遍豪言壮语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是少校第五次进攻，前几次完全失败。有一次他自以为成功了，却因为偷袭而违反战争公约，只好乖乖把木屋还给我们。

我们都不说话，目送谷子团的队伍下山。当走在最后的士兵被林子吞没，我们才像泄气的轮胎一个个瘫倒在地上，转不动了。木屋四周落满土块、石子和箭头，它又经历了一次摧残。自从我们占据木屋，它就没有一天好日子了。

上校嘟囔了一句：“我受不了啦！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啊？一天两次进攻，连庆祝胜利的时间都不给！”

我强打精神：“毕竟胜利了……”

上校马上来了精神，从喉咙里冒出几个响亮的字：“都起来，庆祝胜利！”

泄气的士兵们没有反应。

乒乓趴在一块石头上，从脖领里面掏出一块石子。五分钟前他就中弹了，现在才有时间疗伤。

“卫生兵！卫生兵！这里需要卫生兵！”乒乓的喊声非常响亮，不像一个伤兵。

没人理会乒乓。我挪到乒乓身旁帮他疗伤。疗伤不难，也就是从他的脖领里面掏出几块碎石子。这炮弹打得蹊跷，全部打进乒乓的脖领里面，硬是把乒乓的后背击伤了。

上校又嘟囔了一句：“都起来庆祝胜利！”

乒乓不耐烦地回道：“庆祝给谁看啊？敌人退了，豆子团需要休息。”

上校很没面子，朝乒乓扔了一块石子。上校的枪法非常马虎，石子打偏了，在石头上面弹了一下滚进下面的草丛。乒乓怒视上校，抄起弓箭。乒乓和上校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。大概是星座不合的缘故，他俩一

开始就不融洽。

我冷冷地说：“都忍着点儿，打内战谁高兴啊？敌人高兴，少校和谷子团高兴……”

上校认这个理儿，很不情愿地宣布取消庆祝仪式，大家都撤回木屋睡觉、疗伤。睡觉本身就是一种药，能疗伤。大家东倒西歪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上校睡不着，喊我出去一趟。我懒得动弹，没理他。

上校几乎是哀求的口气：“上尉，豆子团离不开你。我正式求你跟我出来一趟。”

我不想上校太难过，问他：“需要我俩亲自放哨吗？外面不是有列兵吗？”

上校说：“出去庆祝庆祝吧。不庆祝睡不着。”

我算服了。这个人太喜欢仪式，不庆祝一下他确实要失眠。我咬牙切齿地站起来：“走吧，简单点，越快越好……”

为了树立这支队伍的权威，我总是妥协。他又赢了，乖顺地走在前面。上校取消了不必要的仪式，我俩一起唱几句《马赛曲》就行了。上校起头开始唱《马赛曲》，前几天我去网上搜过这支曲子，才知道上校一直在跑调，唱得根本不对。于是我按照正确的唱法唱。

唱着唱着上校忍受不了了，打断我：“停，停，你跑调了。”

我也忍无可忍：“跑调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你一直跑调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上校狐疑地看着我，他在判断我说的是不是真话。

我说：“我为豆子团，为你做了多少好事？大家都骗你，我不骗你。”

上校眨眨眼，说：“你再唱一遍，我跟你学学。”

于是我又唱了两遍，一直唱到上校学会正确的唱法。上校用学唱《马赛曲》的方式庆祝了第五次胜利。



战争的第一阶段，我帮上校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。此后他的好运便结束了。他先是败给少校，接着又败给我。因为上校不会打仗，他只痴迷于仪式，各种各样的仪式。胜利了要庆祝，失败了要纪念。打仗前有誓师仪式，不打仗时有操练仪式，敌人挑衅时有演习仪式。

我跟上校在一个学校读书。几年前我嘲笑过他的小眼睛，没想到我俩在同一个阵营打网游。大人们管这个叫“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”。再后来游戏厅关门，我们四处流浪才算真正认识。所以别互相嘲笑，都是有来历的人。都是有来历的人，这里面也包括列兵。这家伙的大实话经常伤人，不受大家待见，可是列兵还是坚持实话实说。后来我听说他爷爷也是这样的人，当年满口大实话，说某个领导人是野心家，会摔得很惨。他爷爷招致一顿毒打，昏迷两年，醒过来时他的预言已经成真。列兵假如这么坚持下去，也不寻常了。

有来历的人，有未来。这话是教导主任说的，我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，脑子里却经常闪出这句话。教导主任每天都说很多话，大多是废话，像耳旁风嗖嗖就过去了。我只记住了这句。

我们都来自某个阵营，这就是来历。



游戏厅被砸，我们被丢在大街上。我们溃不成军，一个比一个失魂落魄。据说是一伙蒙面人干的，他们把太阳和月亮两个镇子上的游戏厅全毁灭了，还威胁老板改行。这事闹得很大，上了晚报的社会新闻。大街上的男生多起来，就像平时被隐瞒的黑户口在全国人口普查中突然冒出来。人们议论纷纷——这是怎么了，从地底下冒出这么多小子？

我们精神恍惚，发誓忘记原来网上的阵营。试了几天还是忘不了，大家还是习惯用它接头找人。一见面都鬼鬼祟祟，互相盘问时常常是这么几句：

“我是豆瓣孤城的……”

“你是豆瓣孤城的吗？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我也是！”

那些天，太阳镇的一些男生都忙着寻找原来的阵营，溃不成军的士兵又能抱团取暖了。接头的时候，也偶尔提到另外一个阵营。

“是谷粒传说的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银河战队的有吗？”

“别提它。”

这么问来问去，太阳镇的豆瓣孤城士兵渐渐在网络外面集合，可是其他士兵还在网络上继续拼杀。我们忍痛跟那些战士道别，不，我们根本没道别就悄无声息地“退”出了。很多天，一想起豆瓣孤城心里又痒又疼。大家一商量，还是抛弃“豆瓣孤城”这个名称，不然太难过。我提出新的队伍改叫豆子团，还推举出新的上校，一个虚张声势的家伙。这种家伙容易迅速获得大家的好感。我也是豆子团中的一员，对这支新队伍功劳很大，却没被推举为上校。原因是推选之前我讽刺了他们，说他们是散兵游勇，没有多大抱负。上校却说现在是散兵游勇，不过基础都不错，有领头的马上就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。我不落选谁落选呢？我对落选耿耿于怀，不过我心胸开阔，几天后也就忘了这个不愉快的小事。我又向豆子团提议，忘记留在网络上的帮派和工会，忘记网络上所有的东西，免得天天没着没落的，太不像样了。我又提出，我们是新建的豆子团，上校是我们一致拥戴的领袖。这条建议得到豆子团全体战士

的响应，连新推举出来的上校都使劲鼓掌。

豆子团成立那天，乒乓不在现场。平时这家伙不常跟我去一个游戏厅，据说他是在另外的阵营里。他加入了哪个阵营，他究竟是谁，我都搞不清楚。他就是跟我玩神秘。我有个直觉，在网游里面，我俩不是亲兄弟，可能是敌人，还多次交过手。

我跟乒乓讲，豆瓣孤城有了线下阵营，叫豆子团。乒乓在写作业，抬起头朝我傻傻一笑。

我又问他：“你正经回答我，你是不是豆瓣孤城的？”

乒乓眨眨眼，说：“我是啊！我是。”

我说：“是就好。现在忘了网上的豆瓣孤城，直接加入豆子团吧。”

乒乓合上作业本：“加入就加入，要不还能干啥？游戏厅砸了，战争结束了。我们是一群没用的退伍兵了。”

我没去细究乒乓的“来历”，直接带他见上校，让他做了豆子团的一个普通士兵。豆子团的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。

最初我们无所事事，在街面上走来走去。后来出了镇子，走在林子里，走在河滩上，世界一下子变大了。从前在一间黑屋子里，一条发霉的隧道通向一座座孤城和谷仓。现在敞亮了，山是真山，能挡住你的去路；林子是真林子，里面长着能吃的果子和蘑菇；河是真河，在河边走一遭还能弄湿鞋子。我们怯生生地在这个大世界里走着，打量着，像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初生婴儿。又过了几天，我们就跟这个世界混熟了，开始动手动脚、嘻嘻哈哈了。我们暗自庆幸，原来的战场再大也就屏幕那么大，现在的战场真叫气派，大片的林子，长长的河，任凭我们排兵布阵。

“大家瞧瞧，豆瓣孤城复活了！”我一激动，犯规说错了话。

上校马上纠正我：“别提网络上那些玩意儿，现在是豆子团。我是豆子团的上校，上校。”

我认罚，罚自己爬树，我像个猴子爬上树梢。这下出大事了，我几乎看见了整个羊肠河流域，我还看见了河对岸的镇子，那一定是传说中的月亮镇了。

据说，谷粒传说的士兵大多集中在月亮镇，在太阳镇没什么势力。也就是说，从前游戏厅里的战争，基本是在太阳和月亮两个镇之间进行的。这真是一件好事，游戏厅没了我们照样能让战争进行下去。我们距离很近，只隔着一条河。这条河很细，叫羊肠河。

不久，两个镇子实际上形成两股大的队伍，太阳镇的叫豆子团，月亮镇的叫谷子团。我主动请缨代表豆子团去月亮镇，联络一直苦战的谷粒传说。我带了一把木刀，跟乒乓凑了点零钱就出发了。乒乓要跟我一起去，我为了在豆子团面前显示勇敢，一狠心把乒乓甩了。

月亮镇的情形跟太阳镇差不多，满街都是男生。用当地一个菜贩子的话说，太奇怪了，街上突然冒出这么多小子，都成灾了。我跟一个男生打听谷粒传说的去向，他一脸忧伤，说游戏厅被坏人砸了，谷粒传说变成真正的传说了，到哪里去找一个传说呢？

我说：“我来月亮镇就是来找传说的。”

这个男生语调沧桑：“我就是谷粒传说的战士，叫一粒铅弹。不说了，都是辉煌历史了。”

我狠狠给了他一拳：“我是黑心上尉！你说说，你被我打死多少回？”

一粒铅弹眼睛放光：“我死八回。黑心上尉，你多变态自己知道吗？”

我问他：“你服不服吧？”

一粒铅弹说：“除了银河大神，我服谁啊？”

他说的银河大神是银河战队阵营里的一个家伙。我俩都不服气，心里憋着劲。

“不服再打啊！”我说。

“怎么打？游戏厅被坏人砸了，家里电脑还不让玩……”一粒铅弹说。

“面对面打呗。我来月亮镇就是找你们宣战来了。宣战的事我找谁办？”我问。

一粒铅弹跟我一挥手，带我走进一条胡同。胡同里面有一座废弃的谷仓，谷仓里七零八落地坐着几个男生，怪模怪样地盯着我。他们真会找地方，居然在谷仓建立了谷子团的大本营。在谷仓七零八落的男孩中间，我找到了他们的领袖——少校。我知道这家伙一点底细。在网游里我遇见过这家伙几次。他不喜欢参战，经常蹲在一个角落“发抖”，还好意思自称少校。喜欢“发抖”的少校世上少有，网上也只有这一个。

少校高举双手示意他的兵不要吵闹了。他的兵很乖，都安静了。少校用疑问的眼神跟我交流，就是不开口说话，真是傲慢透顶。我也没那么低贱，只想寥寥几句说出此行的目的。我代表豆子团出访，不能给崭新的豆子团丢份儿。

我摆出一副傲慢的表情：“我来这儿没别的闲事……”

一粒铅弹插嘴道：“快说，我们少校是急性子。”

一粒铅弹简直在胡说。少校的气质怎么看都不像是急性子。

我继续说：“还是废话少说吧，我是来挑战的。你们要是着急，明天就开打。要是没底就准备两天，后天大后天都行。”

少校面部没有任何表情，终于冒出两个字：“明天。”



那是豆子团和谷子团成立后的第一次战争，也是在网络外面的第一次实战。我们的武器七长八短，战斗过程乱七八糟，基本没分出胜负，不过我们都自称是胜利的一方。战争进行三天后我们都受不了了，我手

里举着一本破旧的《日内瓦公约》赶紧叫停。乒乓讽刺我，说我举着书叫停的样子像举了白旗去投降。乒乓有时候说话不正经，情绪也极不稳定。一句话，我弟弟乒乓很不成熟，在战场上很容易吃亏，全靠我照顾了。我愿意举着书叫停吗？我们是不得不坐下来制定一些战争规则。就这样，太阳和月亮两镇的第一份战争公约制定了。

一、战争只在双方之间进行，不能伤及无辜。如：不袭击敌方士兵的家庭，不许打人家玻璃，不报复敌方士兵的小弟和小妹。

二、限制武器和战法。不使用杀伤性武器，如菜刀、斧头等。不能使用铁箭头，必须是塑料的。

三、未经宣战，不许偷袭，不许收买对方士兵为间谍。

四、不损害敌对方百姓的财产。

五、在战场上是敌人，在学校不是。

.....

双方在一起讨论制定了这些规则，耗费了足足半天时间。我特意请林子里的护林员执笔，所以写得中规中矩，非常正规。我们还在日月桥上面搞了签字仪式，一起发誓遵守这些规则。签字仪式引起过桥行人的围观，乒乓很不好意思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我踩他好几脚他才止住笑声。列兵和一粒铅弹却继续嘻嘻笑，把本来一本正经的签字仪式弄得狼狈不堪。签字仪式不庄严导致了一个后果，那就是我们都不太严肃，时不时就违反这个公约。另外，也根据需要随时增加一些条款，有的条款合情合理，有的条款就不太讲究了。没办法，战争就是为了破坏规则而发动的，否则也就不会有战争发生了。

从此，我们的生活激情澎湃又无比单调——为了和平发起战争，为了以后的战争暂时选择和平；进攻，妥协；宣战，停战；……最后，双方都弄不清楚为什么要反复折腾了。

为这个，上校曾经致信少校：“你说说，我们这么折腾是为了啥？”